

守常

李大钊的一生



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
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

求索

一八八九 至 一九一六

1889年10月29日，李大钊出生于河北乐亭，字守常。青年时，他到天津北洋法政学堂读书。保存下来的照片，记录了一个尚在求学的人；后来走向公共生活的道路，由课堂、阅读和对时局的思考逐渐展开。

1913年毕业后，他赴日本留学，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。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，是这一代青年无法绕开的现实。求学带来了新的知识，也使他更迫切地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。



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求学时期

1916年回国后，他参与报刊工作，投入新文化运动。《青春》等文章面向青年，谈论他们可以怎样参与时代。文字成为他最初的重要工作：把问题写出来，把新的观念送到读者面前，再与现实中的人发生联系。

书馆

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



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期



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陈列

1918年1月，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。直到1922年末，他把相当多的精力用于这项工作。任职时期的肖像与今天的主任室陈列，使我们从“革命者”这一身份之外，看见他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。

书馆的工作有许多具体环节：采集书刊、整理目录、安排阅览，也要制定让读者便利使用的规则。在他的任内，北大修订借书章程，改进服务。书藏得多固然重要，能否被找到、被阅读，同样影响一座图书馆的价值。

他把图书馆看作教育和研究的一部分。对知识的重视，既写在文章里，也落实于借阅和日常管理。一个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大事，有时正由这些不显眼的工作支撑起来。

同人

一九二〇 北京大学



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同人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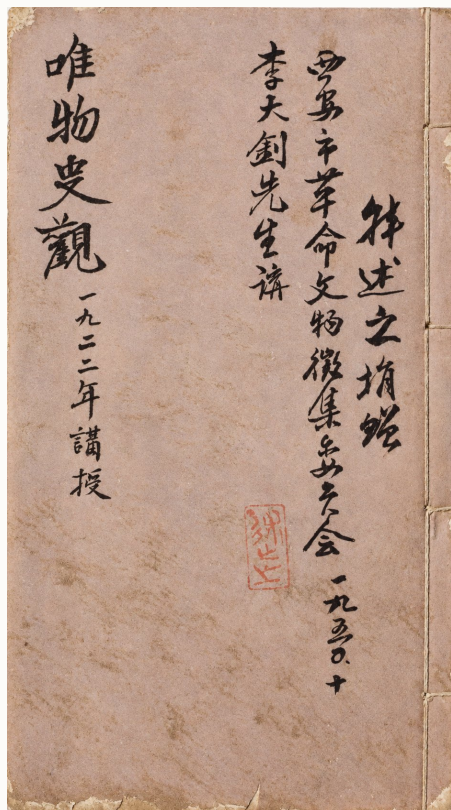
1920年的合影，留下李大钊与北大同人的身影。当时的大学聚集了不同学术背景、不同观点的人。图书馆、课堂和刊物相互连接，新的思想在这里被阅读、讨论，也遭遇分歧。

他关注俄国革命后的变化，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。1919年发表的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，对这一学说作了较系统的介绍。要把陌生的理论讲给中文读者，需要阅读、辨析与表达，而非仅仅搬来几个名词。

合影只能保存一个瞬间，思想的形成却经历了长期积累。后来人熟悉结论，往往容易忘记当年的探索过程。把这段经历放回大学的工作与交流之中，才能看见他的选择怎样一步步形成。

课堂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



《唯物史观》课程讲义书影

1920年，李大钊开始在北大兼任教授，讲授唯物史观等课程。图中的讲义书影，为这段教学留下了具体的见证。理论进入课堂，要成为可以展开、可以讨论、可以继续追问的问题。

图书馆与教学在他的生活里并行。前者为学习准备材料，后者帮助学生理解材料之间的联系。研究历史，也意味着追问社会生活怎样变化，普通人的劳动与处境在其中有什么位置。

一份讲义的价值，并不只在封面留下了谁的姓名。它还意味着一门课曾被认真准备，一段知识曾在师生之间传递。后来读者能够接近那段思想探索，也有赖于讲义、文章与书刊被保存下来，而不只依靠后人的概括。

同行

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二



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李大钊

1920年，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并参与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。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。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，随后继续推动北方的组织工作。

这段时期，阅读与讲授逐渐通向社会实践。他与青年往来，也把工作伸向工人群体。新的组织并非只有名称，还需要人与人的联系，需要持续开展教育、沟通和行动。

这张建党时期的肖像，与求学时相比已显得沉稳。一个图书馆主任、教师和革命者的身份，在他的经历中交织。他没有把学问停在书页上，而是试图回答：自己相信的观念，怎样进入现实的生活。

远赴

一九二四 莫斯科



与参会代表、旅莫支部成员合影

1924年，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。会议期间留下的个人照片和合影，记录了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出行，也让我们看见当时跨越国境的联系。

这一年，他还参与国共合作的推进。年初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以及此后的北方工作，都与这段政治实践相关。他的活动范围，已经从校园和报刊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。

照片保存了人与人的相聚，背后则是组织、会议、讨论和奔走。理解这段人生，需要把他的选择放进当时复杂的处境，也要记得：宏大的历史叙述，最终由许多人各自承担的行动构成。

家门

北京的日常生活

1920年春至1924年1月，李大钊一家住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后宅三十五号，也就是今天的文华胡同二十四号。这是他与家人在北京生活较久的一处住所。门牌所标记的，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住址，也是一个家庭曾经共同度过的年月。

在外，他主持图书馆事务，备课、写文章，并逐渐承担更多政治工作；回到家中，他也是丈夫与父亲。不同身份共享同样的时间，不能只保留其中最为响亮的一种。

关于一位早逝者，后人容易先记住结局，再把此前的一生都写成通向结局的道路。但在这些年里，他仍有正在进行的学术工作，有需要关心的家人，也有尚未完成的事情。日常生活的存在，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后来失去的重量。

这处住所今天成为纪念空间。我们走近它，可以记住一个具体尺度：历史中的人，也要穿过院门、坐到桌前，把一日接着一日过下去。对他们的纪念，应当容得下事业，也容得下家。

存书

一九二七

李大钊
《狱中自述》部分手迹

《狱中自述》部分手迹

1927年4月6日，李大钊在北京被捕。身陷囹圄时，他写下《狱中自述》，说明自己的经历与所做的工作。纸上的行列很密，今天读来，仍能看见一个人努力把生平说清楚的认真。

在自述末尾，他还提到自己平生搜集的中外书籍，希望即使已被没收，也能保存下来，使它们继续有益于文化。生命受到威胁时，他仍牵挂书的去处。这份嘱托，与多年管理图书馆的经历彼此照应。

1927年4月28日，李大钊在北京被杀害。许多尚未完成的工作由此中断，而关于保存书籍的愿望，使纪念有了非常具体的方向：让知识继续被人读到，让文化的传递不因一个人的离去而停止。

接续

书与人 都值得认真记住

李大钊的人生很短，身份却并不单一。他是求学的青年，是报刊作者，是图书馆主任和教师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。把这些经历连起来，才能理解他的思想如何由阅读走向行动。

今天，讲义、文章、旧照与故居共同保存着他的痕迹。文献使我们能够检验一个日期、一段经历和一句话，不必只凭印象认识历史人物。保存本身，也是一种对后来读者负责的工作。

从书馆的借阅规则，到课堂上的理论讲授，再到狱中对藏书的牵挂，有一条线索贯穿其间：知识应当能够抵达别人。它可以帮助一个青年理解时代，也可以使一段被遗忘的经历重新进入公共记忆。

纪念守常先生，不只是在一个日子里说出他的名字。认真读一份留下来的文字，照看一件真实的史料，把复杂的人生讲清楚，也是接续。人会离开，书仍需要读者；而每一位认真打开书的人，都能使传递继续发生。对一份材料多一点耐心，也就是让记忆多一分可靠的凭据。

年轮

李大钊生平的重要节点

- 一八八九 十月二十九日，出生于河北乐亭。
- 一九一三 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，赴日求学。
- 一九一六 回国，参与新文化运动。
- 一九一八 一月，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。
- 一九一九 发表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。
- 一九二〇 在北大兼任教授；参与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。
- 一九二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，他是主要创始人之一。
- 一九二四 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。
- 一九二七 四月六日被捕；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牺牲。

守常

让书被好好保存
让知识继续抵达后来的人

谨念李大钊先生

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

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